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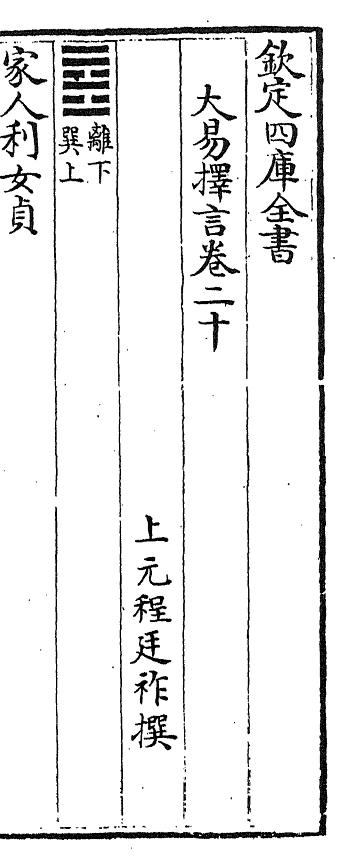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

上元程廷祚撰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

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處家之道也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龜山楊氏曰家人者治家之道也齊家自夫婦始舜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言家道之本也

紫陽朱子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内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則外无不正矣

次崖林氏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夫蓋主家之人也

愚案利女貞辭若重女而實為男言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義山陽王氏曰家人之義以内為本故先說女也

衡水孔氏曰此因二五得正以釋家人之義并明女貞之旨

伊川程子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

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紫陽朱子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通論秋山王氏曰父道固主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尊嚴之君長也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爲尚

石澗俞氏曰彖辭舉其端故但言利女貞彖傳極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婦推廣而備言之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義衡水孔氏曰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擇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擇行正家之義修于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邇見遠故舉言行以為之誠

伊川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

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謹于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雲峰胡氏曰風自火出一家之化自吾言行出皆由內及外自然薰蒸而成者也

石澗俞氏曰齊家之道自修身始此風自火出所以為家人之象也君子知風之自于是齊家以修身

為本而修身以言行為先言必有物而无妄行必有恒而不改物謂事實言而誠實則有物不誠實則无物也恒謂常度行而常久則有恒不常久則无恒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正義山陽王氏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伊川程子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家之始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于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雲峰胡氏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閑之于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東坡蘇氏曰忘閑焉則志變矣及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正義 衡水孔氏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義

也婦人之道巽順爲常无所必遂其所職主在于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得婦人之正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紫陽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通論　童溪王氏曰无攸遂示不敢有所專也婦人之職不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采蘩以供祭祀爲不失職采蘋

以供祭祀為能循法度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皆然是之謂貞而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正義 山陽王氏曰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

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

乃失其節也

伊川程子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骨肉恩勝故悔也雖悔于嚴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

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雲峰胡氏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

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于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于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餘論　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于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于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雖嗃嗃于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六四富家大吉

正義進齋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爲富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即所謂富也吉莫大焉

中溪張氏曰六四以巽順之道而在高位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也

愚案爻辭曰富家大吉而傳以順在位釋之順在位
者即所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一家
之中各盡其道共得其理謂之富者言道義之充
積也中溪張氏引禮運家之肥語最得其解勝于
傳義多財之誤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
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于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
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

位而獨云家者于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

紫陽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餘論石澗俞氏曰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為吉哉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長守其富吉孰大焉此與徐氏張氏二說微異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則天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

白雲郭氏曰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所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

泉峰龔氏曰假與格同猶奏格无言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爲有家之主

盛德至善所以感格乎家人之心者至矣王者家大人衆其心難一有未假者勿用憂恤而自吉也蓋初之閑有家是以法度防閑之至王假有家則躬行有以感化之矣
何氏元子曰舜假于文祖公假于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憂恤而吉矣

愚案九五居尊為王者教成于家之象故曰王假有家假以感格之義為正正家則天下自定勿恤郭子和謂毋憂天下之不定其説可從卦本家人不重天下之能化然言勿恤則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旨較如矣

通論釋褐楊氏曰閑有家閑之于其始假有家則假之于其終也

建安邱氏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

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

伊川程子曰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存疑）

紫陽朱子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交相愛也者王旣明于家道天下化之六親和睦交相愛樂也

愚案交相愛者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此

正釋勿恤之意

存疑紫陽朱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家道可終惟信與威

伊川程子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之

紫陽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秋山王氏曰家人之終家道成也故極言齊家久遠之道齊家之道以誠為本以嚴為用不誠則上下相欺衆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存瀆慢易生如此而家道齊者未之有也故家人之終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終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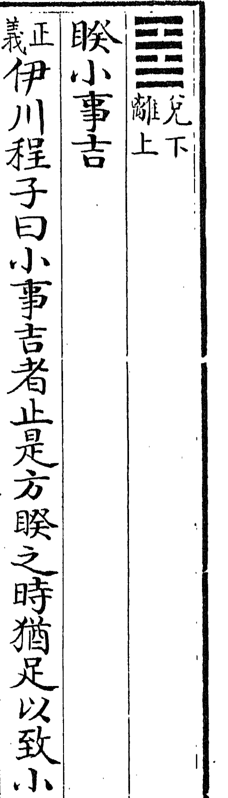
何氏元子曰治家觀于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

于此爻足其意蓋探本之論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正義伊川程氏曰爻辭謂治家當有嚴威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巳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紫陽朱子曰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汴水趙氏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自有御時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內之時乎

何氏元子曰業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驅迫之也

惟不為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猶言以柔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謂

辨正 愚案雜卦傳云睽外也家人内也内謂天倫外謂事物之紛賾内主同外主異二卦之反對以此事物之理其原則一而品類散殊萬有不齊不可以驟求其同小事者同則大而異則小也令方辨其異以從事故曰小事而將有不終于睽者故曰小事

吉舊說以乖異離散訓睽使誠為此義亦但當如
小過言可小事不可大事而已而遽許小事以吉
何與今以　折中所訂為正

存疑　伊川程子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
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紫陽朱子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
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則內說
而外明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

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

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于明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亦可以小濟是以小事吉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與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

男女睽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禀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睽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紫陽朱子曰睽皆言始睽終同之理

愚案物理本同而其用各睽人能辨其用之所宜則能合睽而為同此卦之所以有睽也傳首四句以

內外卦體言物之各異也說而麗乎明三句言人能依乎天德明而且剛則可以辨天下之物而獲其吉也末四句言天地男女萬物皆以異而同以明合異為同由小而馴致于大之理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于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

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于秉彞則同矣于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辨正

愚案大象以一事用一卦而其取義必根據内外卦體精切著明如此卦火形而上有道之象焉澤形而下有器之象焉器者凡民所同具道者君子所獨行人皆有視與聽而聰明惟君子人皆有貌與

言而恭敬為君子故曰君子以同而異舊說雖多名理然往往以為異而同非同而異也否則惟知發明獨異之說而于卦象无所根據程傳亦不免于此矣

存疑 頴川荀氏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于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紫陽朱子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

其歸則一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于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于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于忠君此與荀說俱是以異而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正義東谷鄭氏曰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靜以俟之寛裕以容之睽斯合矣喪馬勿逐久則自復安靜以俟之也睽而无應无非戾于已者拒絶之則愈戾故寛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于斯

折中曰案此文所謂不立同異者也不求同故喪馬勿逐不立異故見惡人然惟居初處下其睽未甚者用此道爲宜耳立此心以爲之本然後隨所處而變通也不立同異之說先儒所未及

愚案睽生于形之殊而成于心之辨初九在事之始彼我之形未立而分辨之心未起此其所以悔亡也非與九四同德相應之故喪馬自復與見惡人得喪美惡不以嬰其懷抱而得无咎皆承悔亡而

發明之

存疑 伊川程子曰在睽乖之時以剛動于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

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

愚案此卦二與五三與上皆舊例之所謂陰陽相應者而卦適爲睽先儒則爲本同而後有睽之說初與四皆陽此舊例之所謂不相應者先儒又爲同德相應之說是所謂應者左右初无定據矣而可

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辨正　愚案巷者縱横屈曲之名以喻物之不齊也主以喻理之一定也九二方與物接而入于紛賾之内有

人在巷中之象爻爲剛德有雖在巷中而不迷其定向之象遇主于巷而物之睽非所慮矣故无咎也物不可以終睽而合睽之道在于辨物理之同異卦之大義惟在于此若謂二五之交不固而待委曲以相求則彖傳固云説而麗乎明得中而應乎剛矣又何交之不固而待委曲以求其合耶

存疑伊川程子曰二與五正應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故二五雖正應而其

交非固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于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非枉己屈道也

紫陽朱子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辨正　愚案以睽言之則惟見有巷而不見有主謂之失道可矣今曰遇主故曰未失道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辨正 安定胡氏曰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又周禮梓人為筍簴作而亦謂髡其鬢髮也

愚案六三陰柔居說體之極无辨物之明而欲驟與物合故為輿曳牛掣之象其人天且劓言不惟不能合而傷害且立見天與劓皆首刑睽之首不可以妄合也无初有終者知說之不可偏用而麗乎明則可以合天下之睽矣此爻之義宜如是解舊說似不可信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于前二牽于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于後

也牛掣阻于前也天髠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陽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于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于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埶止之義也

紫陽朱子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

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辨正　愚案非明不足以合天下之睽六三所用惟説故曰位不當也剛者明之本體前與剛遇不必定指上九即以九四為假象則明自生而可以辨物可以合睽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厄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

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辨正愚案九四初交明體分辨太嚴又失位之剛不足以合物之睽故曰睽孤元夫程子以為善士是也遇元夫而後與之交孚則其所取太狹天下之類亦至不一矣此豈共適于大同之道乎可危之甚也

然能自行其剛正之志而于物无妄合之失故曰无咎舊說以睽孤為无應則无以處上九以四與初同德為交孚則又不見致厲之由不能无疑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

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

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交孚

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

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

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

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辨正　愚案初九之悔亡以方在事始而人我之形未立也六五之悔亡以明藏于内而物我之形胥泯也宗者同類之稱噬膚言其合之易也合睽之道始于至近五以柔中而居尊位明足以辨物而无察察

之迹厥宗噬膚此其同類之中已无有睽而不合者則由是以及萬類之紛紜將皆足以合其睽矣而何咎乎○二之遇主于巷言其難也五之厥宗噬膚言其近也皆小事吉之謂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陽剛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

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案以陰居陽與居中得應者多矣未知朱子何故獨以解此文之悔亡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于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

剛極則躁暴而不祥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閒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物理極而必反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于

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此非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于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

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辨正 愚案四與初俱爲陽爻上與三一陽一陰而皆曰睽孤此最足以破應之說程子以上九之睽孤爲其才性如是者蓋亦自疑于舊說之牴牾也然三與

上既謂之正應矣若又謂上之疑爲疑三而遇雨爲先睽後合以此爲睽之時使然則五之與二何其无疑而即合也又不可通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

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强愚案人事有吉凶得失聖人取而繫之卦爻之辭其必待假于物類而謂之象者以其事不可直指而非是又不足以包舉之也後人聞象之說而欲極力求之穿鑿附會无所不至不知物類之假乃繫辭之不得已而非以此為正象也如此傳之羣疑

亡乃所謂正象爾朱子謂當日聖人立象必有所

據其論甚當又云孔子方不説象豈象之失傳自

費易始與

大易擇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周清蒲

大易擇言卷二十一

上元程廷祚撰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于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于險則

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斯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濫雖使茍免亦惡德也

紫陽朱子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

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葢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于止處險者利于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删正 愚案蹇之取義彖傳以為見險而能止夫見險而能止則不以止于險為貴而以止于不險為貴矣西南東北易中凡數見先儒皆主卦位之說然蹇解二卦言西南皆非坤體此不可通則東北之指艮

體殆亦偶合者爾且彖辭言利西南而彖傳曰往得中實指外卦也內卦既重能止則又不可謂之道窮以此推之經之利西南不利東北皆指上卦之坎蓋坎之上下二陰為險所謂東北也中爻天德位于向明之地所謂西南也處險之時能自守其天德以无犯乎險所謂往得中所謂見險而能止皆在此也內卦取艮止之德外卦既取險象又取天德大人以明所當止之地无坎之中爻則止

為徒止非艮在內則天德不為我有而无以見蹇之大用矣豈可泥于卦位而以艮為東北為險阻乎不可以不辨

通論

蘇州范氏曰蹇與屯近然屯則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

伊川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

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蹇難也蹇乃險阻之義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蹇之時利于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

北艮方爲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于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

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于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通論

薛氏温其曰諸卦皆指内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卦則為解九二得中則

曰其来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来復得中中在内也

平菴項氏曰險而止為蒙止于外也見險而能止為知止于内也止于外者阻而不得進也止于内者有所見而不妄進也此蒙與蹇之所以分也屯與蹇皆訓難屯者動乎險中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涉難者也此屯與蹇之所以分也

雲峯胡氏曰坎睽皆非順境夫子以為雖此時亦有

可用者故皆極言賛之坎睽釋卦辭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賛其大蹇則釋卦辭以賛之而已

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折中曰彖傳于蹇解言得中者但取其進退之合宜不躁動以犯難為利西南之義耳諸家必以坤坎艮之象求之猶乎漢儒鑿智之餘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正義　衡水孔氏曰蹇難之時未可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

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

伊川程子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于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藍田吕氏曰山上有水水行不利不得其地故蹇也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于人不得于人反求諸己而已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

正義紫陽朱子曰濳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險阻然猶可行故教人

以反身修德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初六往蹇来譽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来則得譽

伊川程子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于蹇来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来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来則有譽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来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来說得極好令人或謂六四往蹇来連是来就三九三往蹇来反是来就二上六往蹇来碩是来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来譽則位居最下无可来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何氏元子曰此卦中言来者皆就本爻言謂来而止于本位也對往之辭初六去險最遠其止最先獨

見前識正傳之所謂智也

愚案易中言譽者凡數處皆不訓為名譽之譽譽猶詩之式燕且譽其為言安也字書亦有謂與裕通者此爻言方處卦初與其往而不能濟蹇不若居易以俟命也觀象傳以宜待釋之則譽非名譽之譽可知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

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

秋山王氏曰往而行險不如居易以俟之為宜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以中正之德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于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二以隂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于蹇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己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于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辨正 愚案王臣蹇蹇非美之之辭言其居用世之位而不能濟蹇也匪躬之故言此乃時之所為非其忠愛有所不足而匡救有所未至也此與象傳之終无尤皆自六二不能濟蹇而生舊說以匪躬為不顧

身之義覺于理稍疎矣

通論　誠齋楊氏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爲五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蹇而誰當任乎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九三往蹇來反

辨正　愚案九三秉艮止之德遇險于外行有不得而皆反

求諸已故曰往蹇來反

存疑 衡水孔氏曰九三與坎為隣進則入險故曰往蹇來則得位故曰來反

伊川程子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于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隂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隂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辨正　愚案内喜之者謂九三安于所止不怨不尤而有樂天之誠也舊說可疑

存疑　伊川程子曰内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于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

正義 潁川荀氏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故曰往蹇也來還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

辨正 愚案四陷體本非能動而近于大中至正之九五其不宜舍此而他適亦明甚矣凡坎體初畫之在四爻者多此例如屯之求婚媾比之外比之之類此爻慮其終于幽暗則曰往蹇而許其能見天德則曰來連舊說謂連于初與三似未可信故折中獨取荀氏之說

存疑 伊川程子曰往則益入于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厄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其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連于九三合力以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正義潁川荀氏曰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也

沈氏守約曰四陰柔不能獨濟来而承五連于陽實

則得所輔也

折中曰案當位兩字宜著九五說言當尊位者有實德

也如敵剛也之例

九五大蹇朋来

正義紫陽朱子曰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

健中正之德必有朋来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

有是助矣

語類問大蹇朋來之義朱子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躬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辨正 愚案朋指羣陰大蹇朋來謂九五以中正之德治蹇于上則羣陰從之而化此蹇之所由濟也先儒以六二相應為朋來似亦不必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辨正 愚案節之為言制也言九五以中正之德節制天下蓋坎為險體而中爻之剛即所以平險此九五一爻所以為濟蹇之主而貴其節之用也程傳以為節義之節疑有誤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險而來從五是以碩也碩寬裕之稱來見寬大其蹇紓矣得紓則為吉矣蹇極之時見大德

之人則能有濟于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

紫陽朱子曰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来就九

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

宜如是也

辨正

愚案爻言往者即所謂不利東北也言来者即所謂

利西南也故下五爻不繫吉凶之辭因其義已于

彖辭發之聖人之言固不若是其繁而不殺也上

六獨繫之以吉者卦本取險難之義爻至九五險

已平而難已靖矣乃陰柔更見于上聖人處險難之復生而繫之曰往蹇来碩吉又繼之曰利見大人言能舍邪德而就康莊乃可免于凶咎陰柔皆能順乎陽德而後天下自是旡事也盖又即上六以發全卦之旨非獨蹇極可濟而遂謂之吉也

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貴謂陽也

東坡蘇氏曰内與貴皆五之謂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

正義衡水孔氏曰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宜静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也

伊川程子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之寬大簡易如是則人心懐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

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

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雖未即協經旨論自有理

紫陽朱子曰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于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

林氏黄中曰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動乎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而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

愚案西南為向明之地東北幽暗義正相反蹇不言利西南无以見險之當出也解不言利西南无以見險之已出也蹇處險難之益深故復言不利東北解則不待言矣至兩卦之西南彖傳一則曰得中一則曰得衆者蹇方在難惟宜自守解難已釋可以有為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正義 山陽王氏曰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拆也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于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伊川程子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動而出于險外是

免乎險難也故為解解利西南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則得衆心之歸也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解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悪滋而害深矣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

兆民至于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白雲郭氏曰其来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而来復乃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黄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此以有功指上六勝

本義之說

建安邱氏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于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辨正　愚案說卦傳云震為蕃鮮是震本有衆義不必附會坤卦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正義　衡水孔氏曰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寛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

伊川程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赦釋之寛宥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寛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

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寛釋也

汴水趙氏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猶刑獄之有赦宥

初六无咎

辨正　愚案内卦坎體而初六柔爻也若在他卦則有陷溺已深之象此爻處方解之初而上隣九二之陽剛如冰霜霰雪遇春風而解其寒凍有何凶咎解之取義即此已著彖傳訓以剛柔之際與坎卦四爻

剛柔際也其義正同皆謂柔與剛值而為其所變

化也舊解雖亦有理然與彖傳之指不合未之敢

信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

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

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

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

意

紫陽朱子曰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
有故其占如此

存異 白雲郭氏曰處解之初得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
无咎也

愚案郭氏既以来復得中為九二今又以為初六是
本无確見而致其説之互異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

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况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

謂中直也存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

辨正 愚案田獲三狐此險難已平而天下无事之時也君子于此不欲有所作為以擾天下而惟自守其陽剛之德以為安危治亂之樞機乃得為解之正理而无不吉所謂无所往而來復者正指此也程傳之說恐猶未備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正義衡水孔氏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競欲奪之

臨川王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伊川程子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餘論

安定胡氏曰六三以不正之質居至貴之地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故致寇盜之至為害于己而奪取之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蓋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為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害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

餘論雷氏西仲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為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寇小則為盜大則為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辨正 愚案卦名至此爻始見以内卦險體必交外卦然後為動而免乎險也四處重陰之間又值動體之初未可以大動解而拇指雖動而身未動也然雖未能動而實為動之主朋至斯孚羣陰就之則信從而被其化此陽德之本然而其所以終免于險也舊說以拇為初六謂宜解去既與其所謂應者不合而亦無以見其理之必然

存疑 山陽王氏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為其

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矣輔嗣恐害應之說故以三為拇

伊川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

紫陽朱子曰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

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愚案四以剛德而處方解之會宜无所不解矣今曰解而拇此猶震四之遂泥謂之未當位者以此

伊川程子曰四雖陽剛然居隂于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至盖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間是與

君子之誠未至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正義　紫陽朱子曰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

愚案解者陰化于陽之義陽能解陰陰不能自解也六五居中得正而體本陰柔聖人欲其自解以從天德而後无負于其位故曰君子維有解吉言不如是則吉不可得也小人在下覰上之所為六五

既能自解其隂柔則誠之所動小人莫不信從而皆知有天徳矣故曰有孚于小人

餘論　東谷鄭氏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于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隂柔故有戒意

存疑　伊川程子曰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

小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君子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正義伊川程子曰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故能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

東谷鄭氏曰所謂公者非上六也言公于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隼指上之陰而言也墉指上之位而言也易爻當如此看者甚多

秋山王氏曰隼指上以其柔邪謂之狐以其陰鷙謂之隼上之陰柔處震之極而居一卦之上是陰鷙而居高者解之既極尚何俟乎故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

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大易擇言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二

上元程廷祚撰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正義伊川程子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于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

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必皆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元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

辨正

愚案繫辭傳云損德之修也又曰損以遠害然則損乃修治之義所以去物之不善以求其善者也凡人所為之器物必成于損非損則何以為方圓平直先王教學之事亦必成于損非損則何以長善

去惡而就天下之材先儒徒見損非美名又見彖傳有損下益上之語至以為剝民奉君之象果爾則彖辭之獎不善亦甚矣有是理乎彖傳所謂損下益上者損下之乾以益上之坤也即所謂損剛益柔也損剛益柔皆損也剛有餘故謂之損柔不足故謂之益皆修治之義也孚實也所損實如其所求者而止謂之有孚如此則自獲元吉以下之美矣未二句言損之未定則不可得而用必待損

道既成剛柔皆得其中而始可用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謂剛中柔中也卦義本明舊說多誤不可以不辨

餘論

伊川程子曰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其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

反是案程子此說以論損益之名則可非正旨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正義蜀才范氏曰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

伊川程子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于下而益于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損而有孚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夫

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于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惟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

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折中謂程傳所說施之賁卦則可

愚案損下益上即損剛益柔傳曰其道上行者以艮卦在上秉成物之德又卦中損剛則為剛中益柔則為柔中而无不底于成者此之謂其道上行也使如舊解以損為剝民奉君則剝民奉君固不可以謂之道矣如以自下奉上之事皆為損下益上夫自下奉上豈可以謂之損剛益柔乎易中固未嘗以剛為民以柔為君也○傳末凡三言時皆主

艮而言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艮之德也非艮不能使剛柔之皆得其中如此即所謂其道上行者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正義會稽虞氏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欲

衡水孔氏曰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伊川程子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

損下之象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慾窒塞其意欲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辨正 愚案卦之取義于損者非獨損三以為上也初九則損之以為九二六四則損之以為六五而初九與六四不用也初九之當損者剛而未中已事遄往言當輟其所為而速去之則合于損剛之義而无咎然初九既知當損又當知惟以求中而裁抑過

正亦非所宜故又曰酌損之此爻義之確然者舊解未知所當

存疑 衡水孔氏曰損之為道損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損已奉上然各有職掌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往乃得无咎酌損之者以剛奉柔初未見親也故須酌而減損之

伊川程子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于四四以陰柔居上位頼初之益者也下之

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于上者事既已
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
非損已益上也于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
賴初者也故聽于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
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紫陽朱子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
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
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辨正 愚案象傳于三陽爻皆言志謂有是心而後有是事也下二爻以九二為用損之主此言合志者以初能合于二用中之志乃得其道以明酌損之義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正義 廣平游氏曰兌之情說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也

愚案損剛益柔剛之所當損者剛之偏者也如已得

其中則守正而已足矣復有所為則失其中故曰利貞正凶夫在已不失其中而後能致物于中外卦之柔而不過其中二之剛中有以成之也而謂二可損乎故曰弗損益之舊説雖有理者多然不切本卦之旨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説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説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

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意也

紫陽朱子曰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貞不損益之良由居中以中為志故損益得其節適也

伊川程子曰志存乎中則自正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正義伊川程子曰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

三雖本相應柔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盖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紫陽朱子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

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辨正

愚案兌為毀折而三當損剛之位三人行喻内本乾卦也則損一人喻損其不正之剛使剛常得其中也一人行喻剛之得中者剛而得中則柔信其能益于已故得其友此六三之所以來而成兌也上一人指偏剛下一人指剛之得中者友謂六三也以爻辭為全指六三則不可通若又以為通論剛

兼升降損益之義易中又无是例今姑存程朱之說其餘以俟知者

餘論　楊氏文源曰人之相與惟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孚意氣不貫則羣黨比周固三也即一人之異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損也苟精神相孚意氣相貫則二人同心固兩也即千百其朋亦兩也是皆不可以不得者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愚案三過剛矣過剛不損則必為柔之所疑而不足以成說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存疑 衡水孔氏曰初九自損已遄往已以正道速納同志斯來无復企予之疾故曰損其疾疾何可久速乃有喜故曰使遄有喜无咎

伊川程子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能自損以從剛陽者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疾謂疾病不善也損于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深過為可喜也

紫陽朱子曰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愚案損之為義欲剛之不失中又欲柔之得其中也

疾者速也損其疾言損此不可不速損之者速故能使四之柔速至于中而遄有喜矣有喜謂至于中也如是則无咎此文言六四當損正為六五地也故六五不言損而言益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通論

折中曰彖易多言有喜而此傳云亦可喜也則此喜不主已身乃主于使遄來而益我者有喜故變文曰可

喜者他人之辭也

愚案用損俱主剛言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正義紫陽朱子曰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愚案六五柔而得中以其能受天德之剛明為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象益之者非他即上九也弗克違

非真不能辭謂六五因受益而不失其柔中也此文羣儒多以或益之為句十朋之龜弗克違為句視本義所解于理為短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五于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策不能違

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白雲郭氏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範之大同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辨正 愚案上即謂上九言六五受天德而蒙其裁成以獲

元吉之福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正義東海王氏曰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

伊川程子曰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

辨正愚案易所求于天下者不過一中時至上九為剛為柔已无不得其中者而上九秉艮止之徳无待于損而自足以益柔故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

往損之能事畢矣且如此則萬物无不仰受裁成而舍其不中以至于中者得臣无家書之所謂會極歸極古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損卦非艮不成故曰艮者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舊說恐未必然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于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于下則无咎而得

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

紫陽朱子曰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辨正 愚案中以為志求中之志也上九物无不得其中故大得志矣

餘論 伊川程子曰君子之志唯在益于人而已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正義 伊川程子曰益者益于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紫陽朱子曰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通論

衡水孔氏曰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

吳縣范氏曰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益上則損

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正義山陽王氏曰五處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紫易大例二與五不得並為中正王氏說是

伊川程子曰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于上而

益下則民說之无疆為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為道于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乃益道大行之時也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其動巽順于理則其益日進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于理豈能成大益

也天施地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无方所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通論

折中曰案動巽取卦德施生取卦象風者天施也故姤

有施命之象雷者地生也故解有甲拆之象損之與時偕行者時當損而損也益之與時偕行者時當益而益也人事也造化也非氣候之至則不能強為益也

愚案損卦言損下益上而兼言損剛益柔益卦言損上益下而不復言損剛益柔者孔子之意正慮人誤以損卦為剝民奉君而疑易中有是理象故特申明之以見損下益上之即損剛益柔也若益卦

之損上益下與自上下下則人人皆知其為損剛

益柔而不待言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正義　山陽王氏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伊川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

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于已為益之道

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

天下之善有過則改則无過矣益于人者无大于

是

紫陽朱子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折中曰案雷者動陽氣者也故人心奮發而勇于善者如之風者散隂氣者也故人心蕩滌以消其惡者如之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辨正愚案初九乃益下之道非在下之人也經既言利用

大作而復言元吉无咎者以爻屬動體使奮發无前而用之不以其方為之不以其漸則不得為元吉而且有咎矣豈所以為益乎故聖人特設戒辭以防其弊先儒見象傳有下不厚事之語遂以初九為在下之人而謂本不當任厚事云云俱屬誤會集解載侯氏行果之說甚為有理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宜以其道輔于上作大

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小善不足以稱也

紫陽朱子曰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報效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初九利為大作若能不厚勞于下則大

吉无咎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又曰利用大作象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僚屬之于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辨正 愚案損取益上六五所謂十朋之龜即取象于上九也益取益下六二所謂十朋之龜即取象于初九也然損之六五以十朋為天德益之六二以十朋為賢才取象微異此爻謂或益之以賢才而弗克違如夢賚良弼之類以見其受益之大也然雖以柔處中而居動體未必明于任賢勿貳之義故戒以永貞則吉至于郊祀之事百王所同然不用賢則治道廢用賢則治道興治道廢而享于帝未必

吉也如六二則享帝而吉矣○或疑六二何以言王者之事不知六爻取象變動不居惟其時義所在未嘗定以五為君二為臣四為大臣如箋注家之所云也損取益上故言益者在上卦益取益下故言益者在下卦益之大者孰有過于王者任賢事天之事六二不以此為言而反取他義可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

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于人有不應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而來不召而至也

伊川程子曰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

愚案自外來者所獲出于意外得之易者失之亦易

而不可不思所以守之言此以明永貞之義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正義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盖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節齋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

虚齋蔡氏曰當益之時槩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

地也故獨為益之以凶事之象所謂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其功夫又在有孚中行上

愚案三本多凶之地益之用凶事受之者知其為益則无咎矣若是者非體之以誠實而无二三其德不可也既處多凶之地則惟守此中道利害有所不計而常奉敬謹之心以對于神明則憂患之至皆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而何咎之有乎告公用圭

告者提撕警覺之意公者在國則為主在身則為心也用圭者瘞之以禱于神詩所謂圭璧既卒是也此爻言動心忍性之益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辨正愚案上屬巽卦而六四以陰從陽乃巽之所以為巽者故此爻專言改過遷善之益中行言當求善之

所在也告公從言奉其心以從乎善而非以欺世而盜名也遷國即遷善之義利用為依遷國言既視善而遷則宜永以為歸不可見異而改圖也三四切于人道故兩爻之言益設義如是舊說多所未當○三四皆曰中行以此二爻為不中之地故也觀乾卦三四皆曰重剛不中小過三四曰剛失位而不中可見然則曰中行者戒辭也處一卦之中又有心象故以公喻心言人當操存其心以受

益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于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于上也惟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于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獲信從矣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于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

紫陽朱子曰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盖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辨正　愚案以益志者謂增益其心之所不足愈見公以喻心而爻辭所言為遷善改過之事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

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茍志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正義山陽王氏曰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于信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

也

伊川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紫陽朱子曰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東萊呂氏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
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
問民之感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
使民之樂應乎
愚案惠心之實在于有孚而有孚之實在于勿問若
曰勿問而知其元吉則意義為之索然矣當以東
萊之說為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正義衡水孔氏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无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勿猶无也求益无已是立心无恒者也无恒之人必凶咎之所

集

伊川程子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于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立心勿恒凶言勿恒如是凶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

擊之

辨正 愚案先儒解此爻惟據繫辭傳然詳玩本卦以損上益下為義上九雖處不正過極之位不宜盡反益下之義而為求益于下且爻辭亦未見其所以求益者然則爻辭何說也此言上九過時之剛德澤已竭而无以益下故曰莫益之既不能益下而猶欲剝民以自奉厲民以自養故曰或擊之其立心之反其常道如此則天下皆莫之與而思起而圖

之矣故曰立心勿恒凶繫辭傳所云或係斷章或即以无交應莫益求應或擊傷之應凶學者當明辨之今姑從舊說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與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損于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茍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

紫陽朱子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辨正 愚案居上而不能益下非理之正故曰偏辭也至于或擊則尤出于道之外而足以名禍敗矣宜如是

解

大易擇言卷二十二